

叢書集成新編

一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 四冊目錄

總類
哲學類

考據

癸巳存稿十五卷	清 俞正燮撰	連筠	一
某友臆說一卷後附附錄三則	清 王 筠撰	靈鷲	一一八
武陵山人雜著一卷前附別傳	清 顧觀光撰	小萬	一二八
聚星札記一卷	清 尚 銘撰	豫章	一四六
說 叩一卷	清 葉抱崧纂	藝海	一五一
需次燕語一卷	清 王朝渠著	豫章	一五五
汝民遺文一卷	清 孫傳鳳撰	靈鷲	一六三
寒秀草堂筆記四卷	清 姚 衡著	咫進	一六九
握蘭軒隨筆二卷	清 陳 彝著	學海	一九六
劉氏遺著一卷	清 劉禧延撰	滂喜	二〇二
養蘇軒隨筆一卷	清 陳作霖著	金陵	二一一
困學紀聞參注一卷	清 趙致襄著	豫章	二一八
名 言			
鹿門子一卷	唐 皮日休著	子彙	二二七
省心錄一卷	宋 林 逋著	寶顏	二三〇
晁氏客語一卷	宋 晁說之著	百川	二三五
樂城先生遺言一卷	宋 蘇 籀記	百川	二四四
西疇老人常言一卷	宋 何 坦著	百川	二四七
樵 談一卷	宋 許 棐撰	鹽邑	二五二

東谷所見一卷	宋 李之彥著	學海	二五七
讀書錄存遺一卷	宋 潘 音著	嶺南	二五九
理學簡言一卷	宋 區仕衡撰	函海	二六四
省心雜言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李邦獻撰	龍威	二七三
補辨		稗乘	二七四
田間書一卷	宋 林 芳撰	學海	二七七
積善錄一卷	宋 撰人不詳	學海	二八〇
勤有堂隨錄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元 陳 樸著	寶顏	二八三
學易居筆錄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元 俞 鎮著	函海	二九六
筆疇二卷後附四庫提要	明 王 達著	寶顏	三〇一
卮 辭一卷	明 王 棹撰	寶顏	三〇二
密 箴一卷	明 蔡 清撰	寶顏	三〇四
讀書筆記一卷	明 祝允明著	借月	三〇六
蝸笑偶言一卷	明 鄭 瑗撰	寶顏	三一〇
松窗痛言一卷	明 崔 銑撰	寶顏	三一三
經世要談一卷	明 鄭善夫著	寶顏	三一六
錢公良測語二卷	明 錢 琦撰	寶顏	三二一
錢子語測一卷	明 錢 琦撰	寶顏	三二二
四箴雜言一卷	明 何大復撰	寶顏	三二四
慎言集訓二卷	明 敖 英纂	寶顏	三二五

玉笑零音一卷	明	田藝衡撰	寶顏	三四四	儲通錄二卷	清	馬輝述	畿輔	五二二
薛方山紀述一卷	明	薛應旂著	寶顏	三四九	哲學類 易類哲學				
歸有園塵談一卷	明	徐學謨著	寶顏	三五四	子夏易傳十一卷前附四庫提要、後附議、跋尾	周	卜商撰	學津	五二六
古今藥石二卷附穆跋、趙跋	明	宋繡輯	得月	三五七	京氏易傳注三卷後附論略說、四庫提要補正	漢	京房著	范氏	五七九
呻吟語選二卷	明	呂坤著	文選	三六九		三國	陸績注		
安得長者言一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三八二		漢	鄭玄撰		
鄭敬中摘語一卷	明	鄭心材撰	鹽邑	三八六	鄭氏周易注三卷附補遺一卷	宋	王應麟輯	古經	五九七
仰子遺語一卷	明	胡憲仲撰	百陵	三八七	清 惠棟增補	清	孫堂補遺		
恥言二卷	明	徐禎稷纂	藝海	三八八	周易鄭注十二卷後附正誤、易贊易論、敘錄	漢	鄭玄注	湖海	六一八
木几冗談一卷	明	彭汝讓著	寶顏	三九七		宋	王應麟輯		
瓊琚佩語一卷	清	魏裔介纂	畿輔	四〇〇	易解附錄一卷附後語	清	丁杰等校訂	祕冊	六六五
荆園小語一卷	清	申涵光著	畿輔	四〇五		漢	鄭玄注		
荆園進語一卷	清	申涵光著	畿輔	四一一	陸氏周易述一卷後附四庫提要、補正 明 姚士粦輯	明	胡震亨輯補	古經	六七六
省心短語一卷	清	申涵煜述	畿輔	四一六	三墳一卷後附書辨略、四庫提要	清	孫堂增補	范氏	六八四
日錄裏言一卷	清	魏禧著	學海	四二〇	提要	晉	阮咸注	鹽邑	六九一
呂語集粹四卷	清	尹會一輯	畿輔	四二三	干常侍易解三卷	晉	千寶撰		
四鑑錄十六卷	清	尹會一輯	畿輔	四三八	周易略例一卷	晉	王弼著	范氏	六九九
蕉牕日記二卷	清	王豫撰	讀畫	四八四		唐	邢璣注		
西嚴贅語一卷	清	申居郎著	畿輔	四八八		北魏	關朗撰		
幽夢續影一卷	清	朱錫撰	滂喜	四九六		唐	趙荅注	范氏	七〇四
箴友言一卷	清	趙青藜著	涇川	五〇〇					
修愿餘編一卷	清	陳蕙纂	藝海	五〇一					
迂言百則一卷	清	陳遇夫撰	嶺南	五〇七					

文王重卦

管子輕重戊云。伏羲作造六爻。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周人之王。循六爻。行陰陽。蓋即計策也。周王循六爻。則伏羲已有六爻卦矣。史記周本紀云。文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云。正義云。太史公言。蓋者疑詞也。文王著演易。不敢專言重易也。案日者列傳。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疑者。褚先生文也。或蓋亦不是疑詞。郊特牲正義引鄭志云。言蓋者。無別意。如仲尼之歎蓋。蓋魯也之蓋。

卦變

易本義有象傳上下卦變之說。就陰陽數合者求之。蓋利西南。云蓋自小過來。小過九四六五變。六四九五也。案小過九四往厲乃不利也。解卦利西南。云自升來。蓋以升六四入解。則解上為坤。故云利西南。此蓋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變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有王宗傳者。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內外往來上下之義。已備其中。八卦既重之後。又為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今事尺寸宗朱。而卦變之說。乃以滑次之言。攷之。是亦悖矣。

四載

尚書禹乘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橐。河渠書則橇作橋。漢書溝洫志。四載。山行乘橇。說文則橇以行泥。橇以行山。傳寫之字不一。橇者。徐廣云。他書或作龜。孟康云。橇如箕。摘行泥上。橇者。字應從具。作橇。或作橇。即如淳云。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橇者。草昭云。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應劭云。橇或作橇。為人所牽引也。徐廣云。橇者。直輶車。又引說文。橇。輶車。橇也。如應劭。草昭所說。則橇。橇。為今山橇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尸子云。以軌行沙。以橇行塗。以橇行險。以橇行山。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橇。山行以橇。文子自然云。水用舟。沙用橇。泥用橇。山用橇。呂氏春秋慎勢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橇。沙用橇。山用橇。皆五事。蓋尸子以沙為陸。以塗險為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為泥。淮南子修務訓。則云水用舟。沙用橇。泥用橇。山用橇。不數乘車。

荊州三邦

禹貢荊州惟箇。絲枲。三邦。底貢厥名。三邦。即三苗也。冀州島夷皮服。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淮夷蠙珠。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梁州和夷箘簋。熊羆。狐貉。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其義一也。荊州之苗。在唐虞時。三種最著。為三邦也。傳云。近澤三國。謂是侯國。羣后獨目其三。於辭無矣。

織皮

禹貢織皮為二事。皮是裘。織皮。如今藏裘。及西寧邊外番族。既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禹貢璣組

禹貢璣組。乃荊州三邦之貢。璣組。古雜佩用之。苗人綴結。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番子俗同。佛書謂之璣。

路

禹貢地。里古注攷後。

大伾山。當在修武武德界。水經注言。在成皋縣北。史記所謂禹載河於高地。張晏亦以大伾在成皋。劉昭張揖之徒。皆以為然。說與史記合。大伾。定在今河南府禹河自此。循太行而北。過漳水。趨鉅鹿。沈括筆談。尚見太行北山崖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橫互石壁。如帶。謂是昔日河濱。周定王五年。河徙。春秋魯宣公七年。晉魯宋衛鄭曹會於黑壤之歲也。河始由今衛輝滑滑。其地亦有一成之匠。臣瓚魏王泰。執以當禹時大伾。胡瞻明依之。可謂尺有所短。大伾。定在安豐。今安邱固始界中。大山。禹貢大別。即左傳大別。左傳小別。大別在漢北。其質言。江夏界者。皆以後始名之。非古也。尋杜預注云。然則在江夏界。是其時江夏尚無大小別山名。杜預。襄陽。知之最親也。唐六典。典水部。十道山川。云。大別在淮南壽州霍山縣。明中郎志。大別在霍邱縣。猶是古義。雍州云。荆岐既旅。豫州云。荆河。荊州云。荆及衡陽。三州。荆山。乃是南荆。夏周及晉。相去久遠。大伾。大別。豈拘一名。惟儒者心知其意。不容以一知半解。惑亂經說也。孫觀察。馮賈。自涿州寄示此稿。搜采班孟堅馬季長鄭康成三家之說。最得古意。不尚議論。旨與自通。是可貴也。已乙丑十月。

六官

虞書云。伯禹作司空。製作司徒。至夏書甘誓。則云乃召六卿。周初。殷箕子陳洪範。有云司空司徒司寇。蓋禹制也。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卿貳皆有之。

食言

爾雅釋詁。載。食。詐。偽。也。郭解食偽。引書朕不食言。疏引孫云。食者。言之偽也。因以載為事偽。誤為謀偽。今案。詐偽自為一條。載。謊。食。偽。乃平秩兩儀之偽。古言食。為用力之辭。食。說。惟。時。是。也。哀元年左傳云。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國語作不可為。是此雅訓。其書湯誓云。朕不食言。當如日有食之之食。謂消蝕。左傳傳十五年云。我食言。背天地也。成十六年云。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襄二十七年云。食言者。不病。皆語云。誠之會。魯人食言。公羊傳傳十年。苟息不食其言。注云。食。受之而消亡之。漢書匈奴傳云。約分明而不食言。注云。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皆消蝕。其言義。食。為消蝕者。管子云。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莊子列御寇篇云。小人罹外刑者。金木誤之。罹內刑者。陰陽食之。是也。食言以語久。又生旁義。左傳哀二十五年云。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則就飲食言之。

解庚五遷

盤庚云。于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五邦之後。乃五遷。案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囂。河。夏。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則自相居耿。中有遷也。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是亳為一邦。囂為一邦。相為一邦。耿為一邦。邢為一邦。凡五邦。遷耿。遷邢。未有書耳。書正義所列五邦。最確。五邦。則四遷。盤庚將復治亳殷。則五遷。耿邢本二地。唐人司馬貞張守節解史記。邢為耿。漢馬融謂五邦為商邱。毫。囂。相。耿。其

詠未是宋人非書序云篇中言五邦則盤庚前有五遷序謂盤庚五遷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夫書言五邦則必是四遷盤庚又遷始爲五遷自不知計數反以孔子書序爲謬且史記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適五遷無定處統殷事言之乃誣之六史遷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之甚古今讀史記者俱明其文理不會誤人也

秋

書盤庚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白虎通云秋穰也釋名云秋就也管子輕重乙云夫歲有四秋春之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禮月令云麥秋至則秋者時也言收斂之時也書云有秋春秋云有年幽風於十月言曰爲改歲祭義於三月言歲既單矣則年與歲皆時也此達語也詩云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歲兮亦以秋爲時不言春夏冬

洪範洛書

左傳引洪範爲商書者箕子自記已與武王問答之言付周史官也十有三年曰祀者箕子商人習語也武王言天人相應天覆升於下民助和其居其所由彙倫敘者何也箕子言彙彙時歸治水隄塞之五行陳列皆亂上天震怒其經洛時洛有書言大法九類者天不使歸得之時彙倫敘不敘也歸因殛死禹繼起行經洛天以洛水書言大法九類者與之彙倫由此以叙其書有初一曰五行次二曰五行次三曰五行次四曰五行次五曰五行次六曰五行次七曰五行次八曰五行次九曰五行次十曰五行次十一曰五行次十二曰五行次十三曰五行次十四曰五行次十五曰五行次十六曰五行次十七曰五行次十八曰五行次十九曰五行次二十曰五行次二十一曰五行次二十二曰五行次二十三曰五行次二十四曰五行次二十五曰五行次二十六曰五行次二十七曰五行次二十八曰五行次二十九曰五行次三十曰五行次三十一曰五行次三十二曰五行次三十三曰五行次三十四曰五行次三十五曰五行次三十六曰五行次三十七曰五行次三十八曰五行次三十九曰五行次四十曰五行次四十一曰五行次四十二曰五行次四十三曰五行次四十四曰五行次四十五曰五行次四十六曰五行次四十七曰五行次四十八曰五行次四十九曰五行次五十曰五行次五十一曰五行次五十二曰五行次五十三曰五行次五十四曰五行次五十五曰五行次五十六曰五行次五十七曰五行次五十八曰五行次五十九曰五行次六十曰五行次六十一曰五行次六十二曰五行次六十三曰五行次六十四曰五行次六十五曰五行次六十六曰五行次六十七曰五行次六十八曰五行次六十九曰五行次七十曰五行次七十一曰五行次七十二曰五行次七十三曰五行次七十四曰五行次七十五曰五行次七十六曰五行次七十七曰五行次七十八曰五行次七十九曰五行次八十曰五行次八十一曰五行次八十二曰五行次八十三曰五行次八十四曰五行次八十五曰五行次八十六曰五行次八十七曰五行次八十八曰五行次八十九曰五行次九十曰五行次九十一曰五行次九十二曰五行次九十三曰五行次九十四曰五行次九十五曰五行次九十六曰五行次九十七曰五行次九十八曰五行次九十九曰五行次一百曰五行次一百一十曰五行次一百一十一曰五行次一百一十二曰五行次一百一十三曰五行次一百一十四曰五行次一百一十五曰五行次一百一十六曰五行次一百一十七曰五行次一百一十八曰五行次一百一十九曰五行次一百二十曰五行次一百二十一曰五行次一百二十二曰五行次一百二十三曰五行次一百二十四曰五行次一百二十五曰五行次一百二十六曰五行次一百二十七曰五行次一百二十八曰五行次一百二十九曰五行次一百三十曰五行次一百三十一曰五行次一百三十二曰五行次一百三十三曰五行次一百三十四曰五行次一百三十五曰五行次一百三十六曰五行次一百三十七曰五行次一百三十八曰五行次一百三十九曰五行次一百四十曰五行次一百四十一曰五行次一百四十二曰五行次一百四十三曰五行次一百四十四曰五行次一百四十五曰五行次一百四十六曰五行次一百四十七曰五行次一百四十八曰五行次一百四十九曰五行次一百五十曰五行次一百五十一曰五行次一百五十二曰五行次一百五十三曰五行次一百五十四曰五行次一百五十五曰五行次一百五十六曰五行次一百五十七曰五行次一百五十八曰五行次一百五十九曰五行次一百六十曰五行次一百六十一曰五行次一百六十二曰五行次一百六十三曰五行次一百六十四曰五行次一百六十五曰五行次一百六十六曰五行次一百六十七曰五行次一百六十八曰五行次一百六十九曰五行次一百七十曰五行次一百七十一曰五行次一百七十二曰五行次一百七十三曰五行次一百七十四曰五行次一百七十五曰五行次一百七十六曰五行次一百七十七曰五行次一百七十八曰五行次一百七十九曰五行次一百八十曰五行次一百八十一曰五行次一百八十二曰五行次一百八十三曰五行次一百八十四曰五行次一百八十五曰五行次一百八十六曰五行次一百八十七曰五行次一百八十八曰五行次一百八十九曰五行次一百九十曰五行次一百九十一曰五行次一百九十二曰五行次一百九十三曰五行次一百九十四曰五行次一百九十五曰五行次一百九十六曰五行次一百九十七曰五行次一百九十八曰五行次一百九十九曰五行次二百曰五行次二百一十曰五行次二百一十一曰五行次二百一十二曰五行次二百一十三曰五行次二百一十四曰五行次二百一十五曰五行次二百一十六曰五行次二百一十七曰五行次二百一十八曰五行次二百一十九曰五行次二百二十曰五行次二百二十一曰五行次二百二十二曰五行次二百二十三曰五行次二百二十四曰五行次二百二十五曰五行次二百二十六曰五行次二百二十七曰五行次二百二十八曰五行次二百二十九曰五行次二百三十曰五行次二百三十一曰五行次二百三十二曰五行次二百三十三曰五行次二百三十四曰五行次二百三十五曰五行次二百三十六曰五行次二百三十七曰五行次二百三十八曰五行次二百三十九曰五行次二百四十曰五行次二百四十一曰五行次二百四十二曰五行次二百四十三曰五行次二百四十四曰五行次二百四十五曰五行次二百四十六曰五行次二百四十七曰五行次二百四十八曰五行次二百四十九曰五行次二百五十曰五行次二百五十一曰五行次二百五十二曰五行次二百五十三曰五行次二百五十四曰五行次二百五十五曰五行次二百五十六曰五行次二百五十七曰五行次二百五十八曰五行次二百五十九曰五行次二百六十曰五行次二百六十一曰五行次二百六十二曰五行次二百六十三曰五行次二百六十四曰五行次二百六十五曰五行次二百六十六曰五行次二百六十七曰五行次二百六十八曰五行次二百六十九曰五行次二百七十曰五行次二百七十一曰五行次二百七十二曰五行次二百七十三曰五行次二百七十四曰五行次二百七十五曰五行次二百七十六曰五行次二百七十七曰五行次二百七十八曰五行次二百七十九曰五行次二百八十曰五行次二百八十一曰五行次二百八十二曰五行次二百八十三曰五行次二百八十四曰五行次二百八十五曰五行次二百八十六曰五行次二百八十七曰五行次二百八十八曰五行次二百八十九曰五行次二百九十曰五行次二百九十一曰五行次二百九十二曰五行次二百九十三曰五行次二百九十四曰五行次二百九十五曰五行次二百九十六曰五行次二百九十七曰五行次二百九十八曰五行次二百九十九曰五行次三百曰五行次三百一十曰五行次三百一十一曰五行次三百一十二曰五行次三百一十三曰五行次三百一十四曰五行次三百一十五曰五行次三百一十六曰五行次三百一十七曰五行次三百一十八曰五行次三百一十九曰五行次三百二十曰五行次三百二十一曰五行次三百二十二曰五行次三百二十三曰五行次三百二十四曰五行次三百二十五曰五行次三百二十六曰五行次三百二十七曰五行次三百二十八曰五行次三百二十九曰五行次三百三十曰五行次三百三十一曰五行次三百三十二曰五行次三百三十三曰五行次三百三十四曰五行次三百三十五曰五行次三百三十六曰五行次三百三十七曰五行次三百三十八曰五行次三百三十九曰五行次三百四十曰五行次三百四十一曰五行次三百四十二曰五行次三百四十三曰五行次三百四十四曰五行次三百四十五曰五行次三百四十六曰五行次三百四十七曰五行次三百四十八曰五行次三百四十九曰五行次三百五十曰五行次三百五十一曰五行次三百五十二曰五行次三百五十三曰五行次三百五十四曰五行次三百五十五曰五行次三百五十六曰五行次三百五十七曰五行次三百五十八曰五行次三百五十九曰五行次三百六十曰五行次三百六十一曰五行次三百六十二曰五行次三百六十三曰五行次三百六十四曰五行次三百六十五曰五行次三百六十六曰五行次三百六十七曰五行次三百六十八曰五行次三百六十九曰五行次三百七十曰五行次三百七十一曰五行次三百七十二曰五行次三百七十三曰五行次三百七十四曰五行次三百七十五曰五行次三百七十六曰五行次三百七十七曰五行次三百七十八曰五行次三百七十九曰五行次三百八十曰五行次三百八十一曰五行次三百八十二曰五行次三百八十三曰五行次三百八十四曰五行次三百八十五曰五行次三百八十六曰五行次三百八十七曰五行次三百八十八曰五行次三百八十九曰五行次三百九十曰五行次三百九十一曰五行次三百九十二曰五行次三百九十三曰五行次三百九十四曰五行次三百九十五曰五行次三百九十六曰五行次三百九十七曰五行次三百九十八曰五行次三百九十九曰五行次四百曰五行次四百一十曰五行次四百一十一曰五行次四百一十二曰五行次四百一十三曰五行次四百一十四曰五行次四百一十五曰五行次四百一十六曰五行次四百一十七曰五行次四百一十八曰五行次四百一十九曰五行次四百二十曰五行次四百二十一曰五行次四百二十二曰五行次四百二十三曰五行次四百二十四曰五行次四百二十五曰五行次四百二十六曰五行次四百二十七曰五行次四百二十八曰五行次四百二十九曰五行次四百三十曰五行次四百三十一曰五行次四百三十二曰五行次四百三十三曰五行次四百三十四曰五行次四百三十五曰五行次四百三十六曰五行次四百三十七曰五行次四百三十八曰五行次四百三十九曰五行次四百四十曰五行次四百四十一曰五行次四百四十二曰五行次四百四十三曰五行次四百四十四曰五行次四百四十五曰五行次四百四十六曰五行次四百四十七曰五行次四百四十八曰五行次四百四十九曰五行次四百五十曰五行次四百五十一曰五行次四百五十二曰五行次四百五十三曰五行次四百五十四曰五行次四百五十五曰五行次四百五十六曰五行次四百五十七曰五行次四百五十八曰五行次四百五十九曰五行次四百六十曰五行次四百六十一曰五行次四百六十二曰五行次四百六十三曰五行次四百六十四曰五行次四百六十五曰五行次四百六十六曰五行次四百六十七曰五行次四百六十八曰五行次四百六十九曰五行次四百七十曰五行次四百七十一曰五行次四百七十二曰五行次四百七十三曰五行次四百七十四曰五行次四百七十五曰五行次四百七十六曰五行次四百七十七曰五行次四百七十八曰五行次四百七十九曰五行次四百八十曰五行次四百八十一曰五行次四百八十二曰五行次四百八十三曰五行次四百八十四曰五行次四百八十五曰五行次四百八十六曰五行次四百八十七曰五行次四百八十八曰五行次四百八十九曰五行次四百九十曰五行次四百九十一曰五行次四百九十二曰五行次四百九十三曰五行次四百九十四曰五行次四百九十五曰五行次四百九十六曰五行次四百九十七曰五行次四百九十八曰五行次四百九十九曰五行次五百曰五行次五百一十曰五行次五百一十一曰五行次五百一十二曰五行次五百一十三曰五行次五百一十四曰五行次五百一十五曰五行次五百一十六曰五行次五百一十七曰五行次五百一十八曰五行次五百一十九曰五行次五百二十曰五行次五百二十一曰五行次五百二十二曰五行次五百二十三曰五行次五百二十四曰五行次五百二十五曰五行次五百二十六曰五行次五百二十七曰五行次五百二十八曰五行次五百二十九曰五行次五百三十曰五行次五百三十一曰五行次五百三十二曰五行次五百三十三曰五行次五百三十四曰五行次五百三十五曰五行次五百三十六曰五行次五百三十七曰五行次五百三十八曰五行次五百三十九曰五行次五百四十曰五行次五百四十一曰五行次五百四十二曰五行次五百四十三曰五行次五百四十四曰五行次五百四十五曰五行次五百四十六曰五行次五百四十七曰五行次五百四十八曰五行次五百四十九曰五行次五百五十曰五行次五百五十一曰五行次五百五十二曰五行次五百五十三曰五行次五百五十四曰五行次五百五十五曰五行次五百五十六曰五行次五百五十七曰五行次五百五十八曰五行次五百五十九曰五行次五百六十曰五行次五百六十一曰五行次五百六十二曰五行次五百六十三曰五行次五百六十四曰五行次五百六十五曰五行次五百六十六曰五行次五百六十七曰五行次五百六十八曰五行次五百六十九曰五行次五百七十曰五行次五百七十一曰五行次五百七十二曰五行次五百七十三曰五行次五百七十四曰五行次五百七十五曰五行次五百七十六曰五行次五百七十七曰五行次五百七十八曰五行次五百七十九曰五行次五百八十曰五行次五百八十一曰五行次五百八十二曰五行次五百八十三曰五行次五百八十四曰五行次五百八十五曰五行次五百八十六曰五行次五百八十七曰五行次五百八十八曰五行次五百八十九曰五行次五百九十曰五行次五百九十一曰五行次五百九十二曰五行次五百九十三曰五行次五百九十四曰五行次五百九十五曰五行次五百九十六曰五行次五百九十七曰五行次五百九十八曰五行次五百九十九曰五行次六百曰五行次六百一十曰五行次六百一十一曰五行次六百一十二曰五行次六百一十三曰五行次六百一十四曰五行次六百一十五曰五行次六百一十六曰五行次六百一十七曰五行次六百一十八曰五行次六百一十九曰五行次六百二十曰五行次六百二十一曰五行次六百二十二曰五行次六百二十三曰五行次六百二十四曰五行次六百二十五曰五行次六百二十六曰五行次六百二十七曰五行次六百二十八曰五行次六百二十九曰五行次六百三十曰五行次六百三十一曰五行次六百三十二曰五行次六百三十三曰五行次六百三十四曰五行次六百三十五曰五行次六百三十六曰五行次六百三十七曰五行次六百三十八曰五行次六百三十九曰五行次六百四十曰五行次六百四十一曰五行次六百四十二曰五行次六百四十三曰五行次六百四十四曰五行次六百四十五曰五行次六百四十六曰五行次六百四十七曰五行次六百四十八曰五行次六百四十九曰五行次六百五十曰五行次六百五十一曰五行次六百五十二曰五行次六百五十三曰五行次六百五十四曰五行次六百五十五曰五行次六百五十六曰五行次六百五十七曰五行次六百五十八曰五行次六百五十九曰五行次六百六十曰五行次六百六十一曰五行次六百六十二曰五行次六百六十三曰五行次六百六十四曰五行次六百六十五曰五行次六百六十六曰五行次六百六十七曰五行次六百六十八曰五行次六百六十九曰五行次六百七十曰五行次六百七十一曰五行次六百七十二曰五行次六百七十三曰五行次六百七十四曰五行次六百七十五曰五行次六百七十六曰五行次六百七十七曰五行次六百七十八曰五行次六百七十九曰五行次六百八十曰五行次六百八十一曰五行次六百八十二曰五行次六百八十三曰五行次六百八十四曰五行次六百八十五曰五行次六百八十六曰五行次六百八十七曰五行次六百八十八曰五行次六百八十九曰五行次六百九十曰五行次六百九十一曰五行次六百九十二曰五行次六百九十三曰五行次六百九十四曰五行次六百九十五曰五行次六百九十六曰五行次六百九十七曰五行次六百九十八曰五行次六百九十九曰五行次七百曰五行次七百一十曰五行次七百一十一曰五行次七百一十二曰五行次七百一十三曰五行次七百一十四曰五行次七百一十五曰五行次七百一十六曰五行次七百一十七曰五行次七百一十八曰五行次七百一十九曰五行次七百二十曰五行次七百二十一曰五行次七百二十二曰五行次七百二十三曰五行次七百二十四曰五行次七百二十五曰五行次七百二十六曰五行次七百二十七曰五行次七百二十八曰五行次七百二十九曰五行次七百三十曰五行次七百三十一曰五行次七百三十二曰五行次七百三十三曰五行次七百三十四曰五行次七百三十五曰五行次七百三十六曰五行次七百三十七曰五行次七百三十八曰五行次七百三十九曰五行次七百四十曰五行次七百四十一曰五行次七百四十二曰五行次七百四十三曰五行次七百四十四曰五行次七百四十五曰五行次七百四十六曰五行次七百四十七曰五行次七百四十八曰五行次七百四十九曰五行次七百五十曰五行次七百五十一曰五行次七百五十二曰五行次七百五十三曰五行次七百五十四曰五行次七百五十五曰五行次七百五十六曰五行次七百五十七曰五行次七百五十八曰五行次七百五十九曰五行次七百六十曰五行次七百六十一曰五行次七百六十二曰五行次七百六十三曰五行次七百六十四曰五行次七百六十五曰五行次七百六十六曰五行次七百六十七曰五行次七百六十八曰五行次七百六十九曰五行次七百七十曰五行次七百七十一曰五行次七百七十二曰五行次七百七十三曰五行次七百七十四曰五行次七百七十五曰五行次七百七十六曰五行次七百七十七曰五行次七百七十八曰五行次七百七十九曰五行次七百八十曰五行次七百八十一曰五行次七百八十二曰五行次七百八十三曰五行次七百八十四曰五行次七百八十五曰五行次七百八十六曰五行次七百八十七曰五行次七百八十八曰五行次七百八十九曰五行次七百九十曰五行次七百九十一曰五行次七百九十二曰五行次七百九十三曰五行次七百九十四曰五行次七百九十五曰五行次七百九十六曰五行次七百九十七曰五行次七百九十八曰五行次七百九十九曰五行次八百曰五行次八百一十曰五行次八百一十一曰五行次八百一十二曰五行次八百一十三曰五行次八百一十四曰五行次八百一十五曰五行次八百一十六曰五行次八百一十七曰五行次八百一十八曰五行次八百一十九曰五行次八百二十曰五行次八百二十一曰五行次八百二十二曰五行次八百二十三曰五行次八百二十四曰五行次八百二十五曰五行次八百二十六曰五行次八百二十七曰五行次八百二十八曰五行次八百二十九曰五行次八百三十曰五行次八百三十一曰五行次八百三十二曰五行次八百三十三曰五行次八百三十四曰五行次八百三十五曰五行次八百三十六曰五行次八百三十七曰五行次八百三十八曰五行次八百三十九曰五行次八百四十曰五行次八百四十一曰五行次八百四十二曰五行次八百四十三曰五行次八百四十四曰五行次八百四十五曰五行次八百四十六曰五行次八百四十七曰五行次八百四十八曰五行次八百四十九曰五行次八百五十曰五行次八百五十一曰五行次八百五十二曰五行次八百五十三曰五行次八百五十四曰五行次八百五十五曰五行次八百五十六曰五行次八百五十七曰五行次八百五十八曰五行次八百五十九曰五行次八百六十曰五行次八百六十一曰五行次八百六十二曰五行次八百六十三曰五行次八百六十四曰五行次八百六十五曰五行次八百六十六曰五行次八百六十七曰五行次八百六十八曰五行次八百六十九曰五行次八百七十曰五行次八百七十一曰五行次八百七十二曰五行次八百七十三曰五行次八百七十四曰五行次八百七十五曰五行次八百七十六曰五行次八百七十七曰五行次八百七十八曰五行次八百七十九曰五行次八百八十曰五行次八百八十一曰五行次八百八十二曰五行次八百八十三曰五行次八百八十四曰五行次八百八十五曰五行次八百八十六曰五行次八百八十七曰五行次八百八十八曰五行次八百八十九曰五行次八百九十曰五行次八百九十一曰五行次八百九十二曰五行次八百九十三曰五行次八百九十四曰五行次八百九十五曰五行次八百九十六曰五行次八百九十七曰五行次八百九十八曰五行次八百九十九曰五行次八百九十九曰五行次八百九十九

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者八卦伏羲得之洛書者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禹得之故曰則之也卦書也故曰圖洪範九疇文字也故曰書其名實相應莊子云天有六極五帝聖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廣德備漢書五行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蓋洛書九疇故曰九洛有六十五字故謂之書唐以前儒家皆同此說五代宋時有陳搏關朗神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爲九圈一爲十圈陳以十圈爲洛書關以九圈爲洛書蓋道十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關澤誼主之言陳搏終南山太一宮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秘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一則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爲天皇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搏亦言秘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爲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時所謂書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時所謂字也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爲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軾張復生不能爲之解者也紀文達說亦如是易經大全書經大全言九圈十圈之河圖洛書儒詞怪說布滿篇章由素不讀書不足深責江君永河洛

精蘊亦爲所惑先天圖萬無通理而信其圖爲伏羲作遂謂有先天即有後天伏羲作先天則後天疑非文王時始有以洛書爲九圈遂疑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不知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其位本非文王所定文王亦無後天圖名目洛書書也下行左行中國書法亦無三八政居東七稽疑居西之理江君讀書人亦慌忽如此旁論脈學亦牽入先天圖是必天人長命士君子下筆不可不慎也

皇極

訓詁所以通雅言古言雅義既明其間展轉取義者自能通曉皇極爲大中此粹然儒義朱子語錄云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且北極喚作北中不可屋極喚作屋中不可皇極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又云極有漢會之義所謂三十幅共一轂觀朱子二義亦是展轉取義漢會即是中設即輪中輻車無輻亦有轂即是屋極北極皇建其有極正是大建其有中斯其惟皇之極正是斯其惟大之中易之大極即是大中古讀大音如泰後人沿誤於大字下多作一點道士家相承別有所謂太極耳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周官體國經野以爲民極正言商周建都豫州爲九州之中詩立我蒸民莫不爾極正言民於其時得其中本訓甚明本經威用六極言罰當有中如呂刑屬於五極之極豈得謂威用六表儀屬於五表儀也凡事須持平言之朱子嘗云天即理也又云性即理也此粹然儒言而明楊慎非之曰天命之謂性不成理命之謂理乎朱子解元亨利貞云元大也此粹然儒言而明倪鴻寶非之曰大哉乾元不成大哉乾元又何以孟子不遇魯侯天也問朱子曰此何理乎此所謂持劫之術朱子皇極之談自召致之

肆惟

爾雅肆故也肆故今也言經稱肆者有時義爲故其肆故之肆中有今義也惟思也康誥云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汝念哉無我殄享言今汝當思命不于常而念之無殄享也宋人書傳忽云肆未詳不用雅義乃使問始之言布滿邨塾

洛誥

召誥三月丙午肅是月爲甲辰朔乙卯周公至洛爲十二日丁巳戊午祭爲十四日十五日甲子命庶殷爲二十一日是日召公取諸侯幣旅王則公西歸矣洛誥公告卜王拜之皆云俾來序言使來告卜經下言成王周公相問答又言成王將命伯禽又下言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恭則洛誥所記非一時事公告卜依召誥當在三月十四十五日遣俘也據康誥三月哉生魄基作洛而召誥甲子始命庶殷以戊午既祭已未至亥夜後書始定公以甲子西歸既至乃以王命封康叔蓋卜河朔黎水不食始以之爲衛國兼前者都鄘衛之民以爲康叔之衛安得云武王封康叔於衛使經史無一可通也公卜河朔黎水後察見殷遺民之事康誥言民不靜迪屢求同即多方之迪屢不靜故所以與康叔言者康誥酒誥皆治殷之事而梓材則告康叔又勉成王也凡周公告成王爲洛誥者皆隨時敷陳史官類記之因封康叔而戒成王則在梓材因封伯禽而戒成王則在洛誥

洛誥章段

洛誥應分五段。周公拜手稽首。至王拜手稽首。誨言爲一段。告卜事爲書序正文。下則類敘之。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爲一段。欲王命元祀。敬政事也。王若曰。至四方其世享爲一段。王即命公作元祀。且告以伯禽爲公後也。王命子來。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爲一段。公受命作元祀。且以伯禽爲後。不之魯也。戊辰以下爲一段。王祭。逸視以元祀命後。告曰。告周公其後。逸又語伯禽。故曰。命周公後。時在十有二月。惟七年。言此三月乙卯。至十有二月戊辰。乃周公誕受武受命第七年之事也。

多士多方

書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士云。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予一人奉德不康寧。又云。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云。爾小子乃與從爾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政。爾田多士云。爾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我有周惟其大介。費爾有服在大僚。多士宜在前也。書序多士在洛邑。作多方在宗周。作者多士始遷殷民也。作洛以遷殷民。必成邑始可遷。不得先使其婦子遷居。其先但丁男來赴役耳。時作洛者。庶殷侯甸男邦伯。四方民大和。會昭公三十二年左傳。敬王云。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城成周之役。四方來赴。經義甚明。蔡沈無故爲書集傳。言書序以多士遷殷民爲非。謂遷洛之後始建。成周受都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安民而遠役。民書序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如此。則侯甸男邦伯。采衛遠服之民。和會見十載於經文者。多在四百里外。孔子書序即不足信。蔡沈作書經注。何得不省覽書經正文。且詩言燕師完韓城。朱子言召伯爲司空。用其人完韓城。如營謝及山甫城齊。諸侯城邢及楚邱之類。又言不知何故不用本土人。卻去別處調人來。如漢築長安城。卻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則四百里外赴役執功。朱子言之。非孔子之過。蔡沈不信孔子。並朱子之言。亦不省覽。書序多方在宗周。作者周公不赴魯。以不離成王。本不於此時留滯東都。如漢梁孝王在東。用天子車服也。公病卒時尙在豐。爲鎬京之西。文選注引尙書大傳云。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公沒後。長子伯禽在魯。次子君陳始分正東郊成周。自枚書行。乃使周公君陳畢公皆在東郊。幻西爲東。宋人以命公後爲留守。留後爲周家增一後官。使周公爲之。太放蕩矣。

蚩尤

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問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困學紀聞云。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此一蚩尤也。呂刑云。蚩尤乃始作亂。大戴禮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史記云。黃帝懲蚩尤。任昉述異記云。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赤鹿頭。往往得獨體。如銅鐵。言是蚩尤骨。雲笈七籤黃帝內傳云。元女爲帝製鑿牛鼓。廣成子傳云。蚩尤飛空走險。以蝮牛皮爲鼓。九擊而止之。蚩尤不能飛走。此又一蚩尤也。太平御覽引尸子云。造冶者蚩尤也。謂作兵。

何廣非及解

呂刑何廣非及。傳謂度及世輕重所宜。似從史記何居非其宜生義。史記實不如此解。史以何度爲何居。何居。即何行也。史以非及爲非其宜。非其宜。即不合於古今也。史言何度非及爲何行不及古人也。墨子尙賢下篇。引作何度不及。而申之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此三代古訓。孔安國司馬遷同之。與上擇人敬刑相應。枚孔乃謂度及輕重所宜。單就刑言於本文。不全宋人則以爲爲逮繫案。哀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正義云。欺侮寡少而橫及之。今干證之干。亦謂此一事橫入此人。爲理直者扞衛。亦須拘喚。所謂干涉及。正義謂呂刑言安百姓。當擇人敬刑。度及。謂審度於牽連所及之人民。乃安也。徐鼎臣以及爲逮繫及爲逮義。不應兼有繫義。不如史記解安也。

極中也

極中也。此達語。呂刑云。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用天罰者。不能中于庶民。則無善政及天下也。下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屬於五刑之中。則皆中矣。故有慶也。中極互出。古人複文相避多如此。元陳樸非毀蔡沈云。或訓極爲中。固非。徑指五極爲五刑。亦非。然則五極當何解。真太極有圖後議論也。

舜典逸文義

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又云。欲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注云。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案此即孔壁尙書。不在博士千祿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經爲張竊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鄭所傳古文爲亡失。今案。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果舜典逸篇文。說文旻云。虞書曰。仁覆罔下。則曰旻天。是實逸書傳舜典逸說也。說文序云。書孔氏古文。又其子冲云。本從賈逵受古學。

九共

伏生大傳有九共名。引書曰。予辨下士。使民平。使民無傲。此今文也。今文雖無全篇。伏生先得見之。其書亦在古文逸篇有之也。序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彙飲。九共九篇。當是言九州之事。然必非九邱也。宋人劉姓者。謂其是邱。古文其邱相近。此似不識字者。古文其邱相去甚遠。且枚本百篇之序。九共不除。知枚孔書說亦不以九共爲九邱也。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九邱。延篤引張衡云。九邱。周禮之九刑。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作誓命。在九刑不忘。昭六年。叔向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則九邱爲九刑。邱。空也。言空設之。無以爲九共者。

高宗彤日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云云。千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

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史遷從孔安國問故載其說如此孔知典祀無豐於昵爲無禮于秦道者豐是盛禮昵是棄道也書序言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孔知是祖庚時立廟始作書者以經文首稱高宗是已立廟也書序史記俱言祭成湯而馬融以昵爲考謂祭近廟左傳以妻爲昵古者嚴父豈得以父爲昵今枚孔用馬說與安國故訓適相反

第六卷

典者尊藏之冊。謨者嘉謨。申之則嘉猷。故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舜申之下陳。上之文訓者。上下相戒。誥者上誥下。又下以天命告上。如召誥洛誥也。誓者主於戒。若質神明然。又明君言若神明也。命主於勸。又言君命若天命也。仲虺之誥。依書序。是湯誥仲虺。

後漢書楊倫傳駁義

後漢書楊賜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敝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握持不離身東海衛宏濟南徐巡傳之其事如此賈逵傳云父徽受古文尙書於涂惲逵悉傳父業馬融傳云傳擊枹學鄭元傳云從張基祖受古文尙書人關事馬融是賈逵馬融鄭元三人古文俱有卽承譚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書僅一卷乃贗複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爲漆書是忘漆書止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旣不以爲僞則枚本何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審也

衛宣公籛際戚施說

新臺云。達條不鮮。達條不殤。得此成施。爾雅云。達條口柔也。成施面柔也。口柔爲達條者。以達條疾不能俯也。疾名達條者。不能俯之人。如達條席困然。面柔爲成施者。以成施疾不能仰也。疾名成施者。不能仰之人。如鼃鼃靡諸皮。鼃鼃行。鼃鼃常若有媿戚然。初宣公悉於夷姜。雉雉詩興言泄泄其羽。言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徭訊其形貌。志在婦人。又興言雉雉下上其音。言宣公小大其聲。悅婦人至此。納宣姜衛人惡之。擬其故態。言宣公當口柔面柔。下氣怡色。柔聲以媚女妻。而宣姜以盛年豐色。燕婉之求。得此老。宣公必當媿之。不能俯仰。雖欲媚之。必當囁嚅局踖。如席困然。如鼃諸然。實則宣公淫縱。宣姜與之同心。而詩人猶意有羞惡如此。此詩教之所以爲敦厚也。

詩溼見謂濁申箋義

詩溼以渭濁混其址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溼其義本易了今本多作故見渭水濁釋文云故見渭水濁舊本如此一本渭水作謂言後人改耳今案釋文說非也以水驗之當依唐初一本箋中傳解詩言己以新人而形其醜然本性湜湜然清渭清以入渭有渭同行而濁故人因渭水之濁而入渭水之涇亦見謂言爲濁然入渭水後有湜湜之址是涇本清也正義解箋云述涇水意言以有渭水故人見謂言已濁是正義亦依一本正義又引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各本不同總

不似釋文衛本見渭水之謬。正義言涇渭渭清。其說已備。與鄭意相反。儒生不解鄭意。於箋字紛紜竄改。實則鄭言涇水清也。渭水濁也。涇出今平涼筭頭山。經長武。至高陵入渭。涇渠石地。入夏則濁。春秋冬皆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澁且糞。長我禾黍。謂夏三月。陝西通志有明季修廣惠渠議。引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汙渠。七月啓涇口。引涇水灌地。則春秋冬皆清。祁君韻士萬里行程記云。涇州城西有涇納二水。河流映帶。儲詩言涇以渭濁。是涇水本清。因渭而濁。注家誤說。今觀涇水清甚。足以明之。是涇清也。渭則出今渭原鳥鼠山。經隴州。至高陵納涇。謂渠沙地。四時皆濁。無清時也。其異說者。晉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宋范蔚宗後漢書。銅傳贊云。渭以涇濁。唐太子賢注云。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真。各有所聞。梁書元帝紀云。濁河清渭。佳氣猶存。渭固清於河耳。

河廣解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箋謂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詩云。誰謂河廣。一草杭之。正義云。宋襄當衛文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假有渡者之辭耳。其思甚精。集傳依言宋襄時詩。而解河廣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此則未檢之言。嚴粲詩緝云。此詩作時。桓公在位。衛未遷。尚在河北。則盍改序箋正義集傳之言。不知衛遣民渡河。宋桓公逆諸河。齊濟。則衛當宋桓時已遷河南。而爲此調停之說。爲大全之學者。以其遠集傳大駭之。又無以辨。則劫之曰。如此。則宋桓夫人非念其子。何以爲賢。不悟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也。尋此詩義。以假有渡者之言爲正。鄒鳳泉水詩云。出宿于濟。飲餼于禰。出宿于千。飲餼于言。禰在今曹州。周時河南之東道。于言俱在正定。周時河北之北道。泉水亦衛女。思歸者。必不能一人行此二道。又必不能二女異地同作此詩。是知女子往往於故國地名。隨所聞舉之。不必實經也。宋桓夫人嫁時渡河。大歸時渡河。至其子立。猶舉河爲言。假有渡之辭。以泉水詩合證之。愈可信矣。

獵獠

獯狁。古無此字。說文詩用毛氏。亦無之。今毛詩獯狁。不知何時寫本。漢書匈奴傳作獯允。韋元成傳則有狁字。案獯允。漢時北狄。在周時則西戎也。詩采芣苢。獯允以爲文。王時。漢匈奴傳以爲懿王時。殆魯詩師狁。皆雍州事。序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允之難者。以出車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又言薄伐西戎。故分言之。實則皆西戎。特獯允在昆夷北耳。六月云。獯允匪茹。罄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獯允。至于大原。焦穫。藪在今三原。去豐鎬不遠。已侵鎬及方。則宣王時事。而薄伐之至大原。則今固原州。由三原迫之至固原。使之西去。今甘涼地是也。均往西北行。不關北狄事。薄伐者。迫伐也。率我薄人。無人薄我之薄。謂薄伐爲聯伐者。失之。出車。薄伐西戎。卽獯允襄夷也。謂獯狁大。故獨言平獯允。亦失之。

梔

詩斯干地。楊、瓦爲韻。瓦傳紡塼也。塼，隔間。評云：瓦是屎形爲集韻。屎，女利切。塼，柄也。收絲具於韻台案。易垢初六金柅。正義云：王肅之徒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廣韻云：柅，絡絲附也。屎，屎同字。女子初生，弄屎，尚

可豈任弄璋丸乎并蓋佩玩

巡狩

時邁言巡狩云薄言震之莫不虞虞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古者君行師從詩域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吉行人衆不欲取義征討故以狩獵爲名今皇上巡幸日園取巡狩義古太平乃巡狩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書立政周公告成王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方行以戎兵非狩何爲乎故知狩者本義也晏子云巡狩者巡所守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巡職大有巡功白虎通云巡循也狩牧也蓋狩守雙聲狩牧疊韻巡狩巡功循牧別義也劉敞校後漢書云多作巡狩字世俗迷誤已久非也狩本義也

詩

尚書云詩言志史記作詩言意意也詩正義引春秋說題辭云詩之言志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湯謂伊尹曰盡如詩注云詩志也則古語可知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記釋文一本云詩其志也意林載慎子云詩往志也說文釋名均云詩志也案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以命聖禮稱變爲窮人聲音之外蓋所不知然則舜與變言詩亦重聲律而已書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謂詩之協于五聲者此工以納言時而屬之者也又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左傳襄二十九年注云工歌各依本國常用聲曲又云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正義云樂人采詩謂爲樂章述其詩之本旨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故李札所美皆其音節漢志云行人以采詩上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知詩以言志當以和氣感也又詩正義引詩緯云詩者持也鄭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皆古義

詩入樂

史記云三百篇皆可弦誦誦弦歌皆詩三代時尊威歌頌風衛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爲吳公子札歌風雅頌師乙言歌商歌齊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有白駒伐檀不必如笙詩正小雅也東漢曹氏時樂工肆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魏太和中惟傳鹿鳴一篇後并亡之則其調不傳爾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鄭康成云背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說各不同然賦詩誦詩本對歌詩言之詩不可歌則不采矣

關宮章句

陳京兆崇金學士姓進呈詩義折中稿本時魯頌關宮分秋而載書至如閭如陵十六句爲一章此章朱子集傳謂有缺句蓋欲補鐘鼓喤喤一句於蓬豆大房萬舞洋洋之下始爲十七句陳金覺其非不用此句仍依集傳章句云五章十七句亦館中不檢之過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毛作序無疑也故府書傳序與卷毛詩各師授本則以序冠詩首傳附詩下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書闕雖序下正義及蘇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是也南陵白華華黍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篇第當在此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則與衆篇義合編故存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又闕其亡者故推改什首通此而下非孔子之舊又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蘇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及什題皆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揚之水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爽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美下何彼穠矣箋車厭翟勸面續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下知作箋時序已在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傳不訓序以微篇首易明性奸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今審後漢書附書乃是強造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又謂志之經毛序撰志之故訓傳毛長撰亦無此事也

公羊春秋克段義

公羊不見國史其說春秋以其臆比例推測之亦能自窮其趣何休及見左傳而依違之解公羊多不能通鄭伯克段於鄆傳云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案隱四年衛州吁莊九年齊小白傳俱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昭公二十二年王猛傳云當國也二十三年天王傳云著有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燕召公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蔡世家云周公代成王治魯國宋微子世家云周公代行行政當國則當國乃爲君而未成君之辭以三事推公羊說鄭之意正言莊公從母之欲立段爲鄆君而又殺之則不如不與之鄆其時殺梁傳亦說克爲殺且爲之私計曰宜緩追逸賊是二傳臆造其事與國史全異而意主忠厚何休見左傳乃沒公羊之意而爲之說曰母欲立之而已殺之不如使執政大夫誅之陰險可畏實則比附左傳石碏殺州吁之事當國則同衛無君鄭有君其事不同此解公羊而失誼者也

息夫人未言義

春秋莊十四年左傳云楚滅息以息嬀歸生諸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未言者蓋守心喪禮也書無逸云昔在殷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即位三年不言亦是喪禮史記楚世家云莊王侶立三年不出號令日夜淫樂居數月淫益甚韓非子云楚莊王即位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又處半年乃自聽政案楚莊亦守喪禮後人以其

後日圖治之勇反謂其先三年淫樂列女傳言樊姬三年不食禽獸之肉亦與莊王同喪禮乃謂莊王好田三年以樊姬改古事以此多不明也晉書涼武昭王后尹氏傳云初適馬元正元正卒再離三年不言息嬌尹氏皆心憂儀

魚軒

左傳閔公二年齊桓公歸衛文公夫人魚軒注云以魚皮爲飾或曰馬二目白魚見爾雅蓋歸以車與馬案軒者說文云曲輻轡車是曲輻輳也衣車應有飾魚皮即今牛魚皮詩采芣云采芣魚服亦以爲魚皮則牛魚皮已久入用二詩魚服疑亦車飾其上下俱言車馬也陸機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以爲弓韃步數今牛魚

虞號府商義

虞在今平陸之東北號在今陝州之東南以地形言晉在北虞在西南號在南三國爲鄰號又包於虞之南自晉之號道不由虞晉人伐號假道於虞者繞道行師如晉荀吳滅肥假道於鮮虞金人伐宋假道於夏也宮之奇曰號虞之表也乃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謂蓋虞本與晉鄰若晉果號則晉又出於虞之表而北東南三面包圍在虞爲唇亡齒寒又晉師好行國中虞不爲備故舉虞甚易

達心而儒

殷梁傳荀息云宮之奇達心而儒達心則其言略儒則不能強諫文選注引韓詩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矣其所謂素者近於儒尸則達心而不忠矣韓非備內云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亡微云早見而心柔懷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魯二女

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左傳云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十五年九月季姬歸於鄆注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十六年夏四月內申鄆季姬卒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左傳云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云鄆爲淮夷所病故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西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此皆國史正文欲屬東夷者以齊桓謀鄆而東略又城鄆東夷與鄆爲讎故殺鄆子以媚之此宋襄之悖季姬不曰子季姬蓋位公姑姊妹鄆弱爲魯姻親魯不恤鄆又欺之挾一女子使來朝已終不救其厄位公非也公羊傳云選防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云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選鄆子淫佚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用鄆子公羊傳云叩其鼻以血社也注云魯本許嫁女於邾季姬淫佚使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憤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會反爲邾妻所欺執用鄆子恥辱加于宋故沒襄公不書而地以邾妻者深爲襄公諱使若自就邾妻爲所執此漢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殷梁傳云來朝者來請已也注云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

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之說近得人情蓋公羊穀梁不見國史不足深怪季姬蓋老矣遺家不造爲古貴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恕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葉夢得則云公羊言奔爲已甚證以左傳子南之事當爲擇配胡安國遂云信公愛女使自擇配此二人喜創新義實襲何休說也請得質之擇必二人此遇防指遇鄆子何名爲擇義不通也方苞云內女適人者繫國此云季姬未繫諸國則女而非婦又請質之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則此不言鄆中絕也豈得以老婦爲女或曰公穀謂彼叔姬爲公母弟許嫁則卒之則此季姬亦女而會鄆子非擇配而何又請質之使女擇配則防地不爲致二君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子出境垂至帥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督備儀言無一可通者此一事也又有文公時子叔姬之事文公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六月單伯至自齊十月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云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十四年五月昭公卒舍位七月商人獄舍九月來告書於經傳仲使請於周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此如魯宣公獄惡與視則以嫡母哀姜還齊也傳又云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注云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也十五年左傳云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國史事實也十四年公羊傳云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穀梁傳云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十五年公羊傳云其言來何因之也有罪何因父母之子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子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此二傳不見國史望文生義公羊又不視春秋正文五月齊昭卒七月舍統多初何得有娶夫人之事而謂有送女道淫之單伯方苞則謂姬舍所聘至齊而舍統故不稱君夫人請得質之五月乙亥齊昭公卒七月乙卯而舍統四十一日中安得聘娶若聘於五月乙亥以前齊魯鄰邦又不應舍統後至也其說於三傳無所附且所謂不稱君夫人者必指春秋魯女嫁諸侯者春秋十二公無稱某國君夫人之文舍正經國史又無小說短書野文單辭隻字可據而自出心裁是亦不可以已乎是故文十二年子叔姬者母聲姜良錄之聲姜十六年始薨也文十四年子叔姬者父文公錄收之然則僖十四年之季姬非僖公子亦明矣以二女爲妄人所誣故爲證明之

杞子叔姬

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貴之母弟也穀梁傳云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許嫁以卒之也是三家春秋本皆有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唐有啖助者曰吾能非左傳不檢公羊穀梁之文意謂獨左傳有之則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凡經學非一人所能盡故必旁徵衆說亦必古人所傳謂有三代緒言在也唐人何所得無根之談亦欲自得爲一說春秋以左傳爲正公羊穀梁苦於不知耳唐以後知而故爲之此聖經之證不可

謂之說也。

單伯

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注云。天子卿。單伯。爵。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為主。故送不稱使。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請帥於周也。十二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王使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故書執齊至。國史所載。如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也。公羊穀梁謂是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故不名。隱桓之時。不聞此卿。僖公時又無之。宣公後又絕無單氏仕魯者。公設不見魯國史。多為擬度之詞。沈賢滿行。左氏出其事定矣。後人乃復欲擬議揣測。為三傳折衷。以潛汰之文虛與委蛇。如汗吏慮囚。以意判斷也者。尤不可訓也。

葵邱之會

齊桓葵邱之會。左傳穀梁皆以為盛。桓公招諸侯以禮。懷遠以德。天子賜胙。晉拜登受。甚盛節也。宰孔以桓定太子。思敗齊業。教晉侯勿會齊。蓋其時桓亦老矣。公羊傳則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可謂譚矣。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諂。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而治春秋者。謂桓為罪魁。與孔子之義相反。以注孔書。固非宜耳。

魯出姜不稱氏

春秋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左傳稽之國史。逆婦姜。卿不行。貴聘而賤逆之。不言氏。闕文。淵脫。曰婦者。注云。有姑之辭也。公羊傳則云。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略之也。穀梁傳云。其曰婦者。為其成禮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賤之也。何為賤之也。夫人與有賤也。蓋二家不見國史。為揣摩之言。而穀梁又自為二說。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十九字。乃同經家別一師說。言速婦之。因成禮於齊。則必公親迎。今經不言公親迎。何為速婦之也。然則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與宣元年同也。傳者使其文參錯于不言氏之上耳。誠使公逆。則親迎之夕。必當成禮乎齊。春秋不宜譏賤之。且入室之後。其配與否。非書策者所宜問。反復推之。速婦之賤。于經義無可通者。穀梁文亦自悟其非。

左傳引證

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滅陳。申叔時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王曰。反之。申叔時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二言皆市井之諺。左氏文之耳。前稱抑人亦有言曰。繼稱吾儕小人所謂。皆說文所云諺傳言也。謂俗間所常談。異其文者。文辭以相避。為王杜注云。謙言小人意淺。其文無謙義。

鄙我亡也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聘齊。不假道於宋。聘晉。不假道於鄭。宋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殺楚使。楚乃伐宋。

鄙我亡也。杜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非也。楚志在伐宋鄭。故以邊鄙比宋鄭。冀其不受。以為兵端。宋言鄙我。則終必見亡。不如先殺之。鄭鄭未伐鄭者。以有宋師宋鄭亦終忌之。成公十八年。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襄公八年。鄭欲待晉。曰。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二國皆追數楚。此下大夫。

王制云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王官即如此。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中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左傳成三年。臧宣伯語。則上大夫在卿之外。鄭子產數游楚。曰。驪黑上大夫。及驪黑與六卿盟。稱七子。則曰于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魯陽虎為季氏臣。饋孔子豚。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則陽虎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有大夫。亦家臣之大夫也。魯大夫申豐。季氏臣也。成大公孫朝。孟氏臣也。衛大夫僕。公叔氏臣。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昭七年云。孟僖子召其大夫。此皆家臣之大夫。下大夫中之下者也。後世以朝官兼幕僚。始於東漢末。擁兵奏署。所謂表為者是也。春秋時已有其事。

召伯氏洩氏堵氏洩氏說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十句。來聘。射者公臣公平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公平。官也。召伯。氏也。仲。字也。一人也。顏氏也。莊叔。字也。一人也。唐韻。魯有仲顏莊叔。以仲顏為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官制。魯道公巫。姓氏表。魯道召伯氏。均失其讀。又傳公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伐滑。注云。堵寇。鄭大夫。注蓋失其讀。鄭寇。鄭大夫。公子士。詳言三年。不得謂之士洩。蓋鄭有洩氏。洩駕是也。有堵氏。堵女父是也。有洩堵氏。洩堵寇是也。

晉復陶秦復陶說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趙盾與絳縣老人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使為君者。使人傳君命也。復者。賜復之。復陶為秦陶之縣。通陶為絳。言增其田。以君命復其縣役。而仕之為絳縣師。注云。復陶。主衣服之官。正義云。注以昭十二年傳知之。案昭十二年。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注云。以翠毛為被。此分句下注之。復陶翠被止是一名。陶為復陶穴之陶。復陶即被復陶之被。以翠毛為被。此分句下注之。復陶在上。今所謂斗被也。故下云王去冠被。不云去復陶。杜不當引此為晉復陶。注且實言之。為主衣服官。絕無典據。又既主君衣服。何能出為絳縣師也。六帖云。尚衣監曰復陶。又曰陶正。可云杜撰矣。

左傳末疾

左傳昭元年云。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為首疾。服虔云。末疾。頭眩。案逸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握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則以末為首。古人目足曰跟。曰底。曰臍。皆以在下為根。故可以首為末。故曰末疾。頭眩也。一說。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案禮樂記。奮末廣賁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肢。素問繆刺論云。布於四末。管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

孔子生年

公羊傳昭十二年云伯子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為不革何休云時孔子年二十三其知其事蓋以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也詩由儀正義云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餘矣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至孔子定詩時三十餘年聖人雖無所不知不能以意錄之也云孔子年三十餘者蓋正義不定孔子生年新宮見燕禮記鄭云小雅逸篇明人子貢詩傳以斯干為新宮且作窺宮怪妄矣

辰集房

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臂奏鼓奮夫馳庶人走夏正四月朔之謂也注云房舍也是十二次舍皆曰房枚本允征以為春秋月朔唐一行推得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于房宿二度可云奇巧蓋皇甫謐王肅等非盡昧昧者隋劉光伯及宋林之奇全解謂其近代善算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則真妄語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十四箇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此直不知數人議論也仲康時自可九月朔食房但不可謂是左傳所引之夏書

春秋書賊

春秋無傳使聖人思之十年不知桓譚論左傳之言見太平御覽善言春秋者也古弑逆無手刃者閔弑餘祭僕與驪乘弑商人此無大志者魯桓之弑隱公使公子翬置於弑隱則討焉氏有死者桓之子孫實有魯國魯史不得如楚穆之正其罪也以楚穆機言之其記穆之弑成必歸之於潘崇其言魯桓亦如春秋之書楚穆矣穆立而用崇桓立而用翬其情一也皆趙盾弑其君左傳事依策書公羊設梁則右趙盾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至云趙盾弑靈公左傳記董狐之言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討賊非子而誰證其主使非謂也趙盾不能辨時曰我之懷矣是但承亡不越境蓋董狐合言之而盾事顯盾分承之而董狐意晦盾為正卿與君相惡賊又發自趙氏惟先亡越境而不反可以免議即亡越境矣而反不討賊則賊亦盾主使而況營書已定於郊關待變也盾知跡不可掩灼然使穿逆成公盾復位而使穿逆新君桓立而使穿逆夫人穆立而使崇環王宮其情一也史表云又云鄭靈公元年公子歸生以誼故弑靈公舍之鄭世家則太史公誤以左傳公子歸生為公子宋左傳云歸生權不足案靈公欲殺宋宋又洩弑逆之情何敢復諸歸生歸生權不足制宋豈足弑君歸生者魯公子慶父之比也宋特國人舉下騎耳列國之史必書魯公子慶父弑其君宋宋舉歸生之事同盾歸生慶父之謀同故左傳所載之事不以所殺之論而晦亦在能讀經而已然必如唐宋人言信經不信傳則魯隱公閱公之薨及襄七年之鄭伯昭元年之楚子哀十年之齊侯亦不信傳矣

閏

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每年積餘十一日明徐光啓等兼采西洋算法冬至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以日行距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算置閏閏皆斗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曆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

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

太上

左傳云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又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周書武紀解云太上敬而復其次欲而得殺梁傳云太上故不名也禮記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大戴禮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次亦能自強又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風絕之其次復而能改也又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六韜文啓云太上因之其次化之管子法法云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老子云太上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晏子春秋云太上靡散我又太上之靡散也子華子云太上遠世其次遠也其次遠人墨子云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韓非子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事又為太上十不設賞為天下十不設刑尉繚子云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無侮民時侵民財又云太上無過其次補過魏策云太上伐秦其次資秦其次堅約而詳講呂氏春秋云太上知之其次不知又太上先勝又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又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又太上以義其次以賞又太上已其次求諸人淮南子云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非又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才曰微彼其如此乎又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又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史記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又云其太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資之燕策作夫上計則劉向序言多誤字者是也漢書司馬遷傳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淮南王傳云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匡衡傳云太上者民之父母又王褒云刺史見太上聖明又班固辟雍詩云於赫太上漢武內傳云王母曰太上之樂謹案禮記鄭注云太上謂帝皇之世大戴禮辨注云太上德之最上者又云太上謂五帝之世文選注引老子河上公注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辨正論引梁承聖解五千文云太上謂三皇至五龍也其次謂伏羲以下則上德上古二義並行以與其次連文其單言太上者則為至尊較梁太上謂天王晏子太上天民謂君漢書太上淮南王傳注如淳注云天子也匡衡傳注師古云居尊上之位也蓋太上者於人為至尊於德為至美於事為至當於時為至古

左氏條例

後漢書鄭興傳云晚善左氏春秋從劉歆講正大義劉歆美其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子衆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謂設難而通之條例又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賈逵傳云父徵從劉歆受左氏春秋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建初時條奏云永平中逵言左氏與國讎讎合者先帝宗不遺獨差省納臣言寫其傳誦藏之秘書則永平中上疏上左氏傳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左氏傳解詁三十國語解詁二十一也鄭興傳云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陳元傳云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是鄭賈陳三家不同蜀志尹默傳云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成略誦述不復案本謂鄭本是鄭賈條例但各著簡札實俱為劉歆條例也後漢書儒林傳云穎容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杜預左傳集解序云穎子嚴者亦復名家是條例有

劉穎不同。訓詁劉陳服不同。賈逵爲劉學。今難見服虔左傳注。多與賈異。識是故也。條例自爲卷數。訓詁則賈爲三十篇。附經傳下杜承用之。服則不然也。

魯語業及

魯語云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豹有苦業矣。下叔向曰。叔孫賦。豹有苦業。左傳歷十四年。亦云賦。豹有苦業。案文四年傳。事武子不答。露露形弓。以爲肄業及之。定十年傳。駟亦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業乃樂業。誦古自習。則曰肄業。以詩見意。則曰賦。豹實賦以見意。謙言非敢自見其意。昔於肄業。及此詩。因而賦之。其意婉。章注云。業。事也。是直居其功。且非文意。今詩正義引此。作業及。而左傳正義引作業在。均不當以業爲事。

鄭語

鄭語謝西九州。爲今南陽西山中地。時有九族。其民貪吝而忍。史伯言謝郊之閒易取。可長用者。郊南謝北地。後爲楚所取。楚用之也。章注。號鄒在焉。按號鄒俱在郊北。此郊謝之閒。正申呂與應之地。史伯初言不可入。後言易取。非謂鄒取之。章疑於此。故疑號鄒在郊南耳。又鄭語依駟歷年。詩譜作依駟歷年。周語駟。爲太任國。淮南本經訓云。堯使羿誅豷齒於驩華之野。與詩譜合。鄭語前華後河。詩譜亦作前華後河。正義引章注云。華。華國也。水經注云。言即華陽亭。在黃崖東北。或華華字近南涉。元和郡縣志。故華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爲前華之幸。

癸巳存稿卷之二

昏禮視議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纁帶。從者舉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主人。婿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攝盛也。按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爲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纁冕。五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假緇公服。百官女嫁。廟見。婦母服。明史輿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官之子未受職者。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輿服采飾均得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儀禮云。雜職乘馬。而今皆四人昇輦。則新婿四人昇輦。合於經律禮謂之攝。典謂之視。無不合也。休寧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信官。輦迎新婿。令遇於街。管婿二十。婿本習儒。遂棄家去。不知所終。按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爭鬪。當得杖。宜見其容貌。循循。屬體素完。準輦放出。此百姓遂爲完人。一鄉化之。無爭鬪者。蓋完人若是之難也。王制有新昏不從政。蓋假假之。宋史曹彬傳云。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苦罵之。使不能自存。遂緩其事。輟耕錄云。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字世業。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爲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之。後或再犯。重懲治可耳。若神日聞錄。楊瑞山居新語。亦具此二事。

此令雖與言經史。亦不足與言曹范羅事。論語有之。仕而優則學。大清會典因作官者所當時時檢讀也。

婚禮

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曾子問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親親也。言三日不舉樂。則其家必能日舉樂者。且開離之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轟之詩云。式歌且舞。則用樂古有之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云。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若不賀者。何以赴召乎。但王侯不以賀婚禮爲邦交。若晉之少姜耳。曲禮又云。賀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詩云。式飲庶幾。而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云。今郡國二千石。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行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周書崔微傳云。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飲又請樂。斷事亦施行。均之妄人也。已矣。

雜記

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髮首。注云。禮之。酌以成之也。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髮首。猶若女有髮。紛也。正義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禮接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婦人賓不備儀也。此禮之變也。方氏非之云。婦人即主婦。女賓重在執禮二字。欲早責以成人之道。此直以語錄時文家法言之。謂重在執禮二字。則刺之無刺。不知此文正重在執其禮。其禮者。主婦女賓之禮。即上句禮之。言此禮之之禮。使婦人執之耳。不正備物。憫其失時。非責之也。聖人制禮以仁。萬民非司空城旦書也。

六府非六天名說

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周官大宗伯注云。大皇帝。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五帝注云。靈威仰亦靈威。含靈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食焉。五行大義論五帝。引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靈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汁光紀。水帝也。惟汁光紀。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五帝之廟。舊曰靈府。亦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正義引帝命驗注。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考工記證之。世室重屋是已。其文祖爲赤熛怒之府。火精光明。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紀。周曰總章。元紀。周曰元堂。靈府。周曰青陽。則秦人月令用之。又孝文紀正義引。靈威仰亦靈威。神斗作神汗。蓋字誤。孝武紀正義引靈威仰五名。出國語。當云出國語。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同。惟白招拒作白招矩。劉放云。拒音矩。不使作矩。矩亦不必是。誤。矩皆白。墨子貴義篇云。今譬曰矩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者無以易之。則字亦可作矩。河圖。府皆三字。帝命驗。府皆二字。蓋各述所聞。皆就帝所臨言之。如言乘輿。止敢言其輿。如言陛下。止敢言其陛。言天皇大帝。止敢言耀魄寶。古人之慎也。宋史禮志云。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威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即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如此。在下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依春秋緯。爲六天造名字。其實鄭言六天有府。不言六天名字。王肅家語注云。識緯皆爲之名氏。妖怪妄言。是肅自

爲名氏一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曉也。

禘天祖

禘有數名。鄭君讀經熟。故能析言之。宗廟禘祭。天子諸侯同之。所謂禮不王不禘者。郊禘也。韋元成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所云禘郊祖宗皆配天之名。魯語展禽言有虞氏郊禘而宗舜。則商均以後祭天之禮。喪服小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禘則祭法之郊也。祖稷也。所自出。成生帝也。至唐趙匡黎幹以祖所自出爲祖之祖。夫祖之祖。正所謂祖也。豈得名之曰所自出。鄭云凡大祭曰禘。如圖丘曰禘。宗廟之祭。亦有禘。大司樂夏享澤中之方丘。亦曰禘。則大傳單舉孟春祭成生帝。若後世禮言大祀也。祭法正言禘者。周冬至圖丘祭北辰曜魄寶。以帝嚳配。所謂禘也。正言郊者。周三月兆祭成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後稷配。四月春分日將長故三月迎長日。人生於寅。故祭祖所自出。大報天反始。因祈穀於靈威仰。後稷所謂郊也。亦禘也。圖丘者。爾雅云。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邱。禮器云。先王之制禮。爲高必因邱陵。祭曜魄寶之邱也。郊者。郊特牲云。墉地而祭。無邱。亦不園也。此外有泰壇有明堂。泰壇者。周四月樂壇大等。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日招拒。日光紀於南郊。旁明堂者。周十一月大率五帝於明堂。泰壇明堂五帝皆文王配。所謂祖也。五人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皆武王配。所謂宗也。單言之。則祖亦曰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猶單言郊。亦曰禘。故大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也。立春兆祭靈威仰於東郊。太皞文武配。立夏兆祭赤熒怒於南郊。炎帝文武配。季夏兆祭含樞紐於南郊。黃帝文武配。立秋兆祭白招拒於西郊。少昊文武配。立冬兆祭叶光紀於北郊。顓頊文武配。此周禮也。虞夏殷以此推之。若以禘郊祖宗爲宗廟之祀。則有虞氏豈得郊禘宗堯。是知違經背鄭無一是者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此言王者祭成生帝。故下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傳下云。諸侯及其太祖。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言非王者則惟祭成生帝下之別子爲祖。不敢祖天子以配天也。此外又有魯禘宋禘。魯郊晉郊。雜見記文。又有宗廟禘嘗吉禘與禘天不同。鄭皆一一爲說。靈威仰五名。古謂之五府。曜魄寶六名。亦曰文祖。如後人稱陛下稱朝廷。就上帝五帝所臨之府稱之。不敢斥言帝。秦漢拜大一立五時。其遺法也。鄭詳考周禮。而俗儒王肅等非之。黎幹趙匡又爲異說。按制度代有不同。後世不用周禮。不須強引周書。又何必追改周文。惑亂古經也。

禘嘗之義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按經於郊社之禮不變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篇經言禮。故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義。

義論語。知禘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與此經同指。所謂說者。義也。宗廟變言禘嘗。則此禘偏就宗廟言之。所謂禘者。即上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張純言禘。謂昭穆尊卑。是也。劉向說苑修文云。審諦其德而差優劣。此儒生夸張誇言也。注言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止言尊義。蓋夏殷酌禘嘗禘。周則祠禘嘗。以禘爲廟祭。吉禮之始。故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是禘義大也。楚語云。日月會於龍淵。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禘。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州鄉朋友婚姻。比兄弟親戚。須百苛。妨議。上下其義之見。經傳者如此。祭統云。祭有四時。夏禘。陽之盛。發爵賜服。秋嘗。陰之盛。發秋政。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明其義者。自能其事者。臣義者。所以濟志也。其云周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蓋祭統所言。非周禮也。鄭注。丁氏反。

周祀先公

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檢司服云。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則鷩冕。守祧云。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恪除之。其祧則守。祧黜堂之。蓋周七廟。據祭法。親廟四。周公時。文王武王皆已王。故追王太王王季。以足親廟四之數。其在二祧。則先公也。諸侯有壇。壇無祧。有祧焉。始祭。故曰上祀。是天子之禮。天保云。酌祠燕嘗。于公先王。是祀先公之事也。中庸言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言天子祭以天子之禮。故子爲士。祭以士子爲大夫。祭以大夫。明子爲諸侯。亦祭以諸侯。子爲庶人。亦祭以庶人。故曰達也。

禮器大變

禮器大變。其王事與一節。與親禮事多合。又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至東房加璧往德也。多與此同。彼爲燕饗之義。鄭注此節云。大饗謂大飨也。內金先設。金從革。性和又金。煇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肆夏當爲隆夏。正義云。以內金和庭實。知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也。案郊特牲云。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云。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即禮器內金示和。及金次之見情之事。然則鄭定禮器文爲給祭者。必不由內金和庭實生義。正義蓋失之。鄭知爲給祭者。以禮器文上下所說皆祭事。又秋官職金云。旅上帝。則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與此二文鄭義合也。

士臣妾義

喪服總麻三月章。士爲庶母貴臣妾。此皆士服。傳曰。士爲庶母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注則以庶母屬士。貴臣妾屬大夫。云貴臣妾。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妾。室老士貴妾。姪婦。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總。無子則已。按注言士卑無臣妾。妾賤不足殊。此說非也。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公卿大夫室老句也。士貴臣句也。士亦有食邑。而注言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君嗣君也。則讀傳室老士爲一句。傳以總麻三月章士有貴臣。證斬衰章士之

衆臣而注於軒，衰章之士之衆臣，遂移總編三月章士之貴臣以與大夫聘禮大夫饋賓介衆介注亦以老爲室老大夫饋賓也士亦大夫之貴臣也其說畫一今檢特牲饋賓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少牢饋賓則謂之私人又謂之羣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然則注自言士有君道喪服經則士有衆臣貴臣傳則士有貴臣衆臣文至顯白注皆以屬大夫而特牲少牢一記一經終不能改之且貴臣貴妾經無大夫爲之文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亦隔傳而同屬大夫此注何由奪十服以被之大夫也

特牲饋賓禮

特牲饋賓禮云設洗於阼階東有又云尸盥水實於槃中簠中注門內之右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按注於此特發出入左右之義者以此禮左右異文同處故詳言之門內之右注以向外言門本向外有一定之制止就門言則門內門外之右皆在西尸入門左注以向內言人自有左右人內向入門則其左在西也蓋言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師承古義洗在東設盥區於西故云若亦在東言隨洗在東非象矣注統於門東西上定是門西東上唐以前轉寫之誤少牢饋賓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當東榮列云小祝設盥區與簠中於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盥亦洗東榮西是特牲注當爲統於門西東上之證言統者統盥區簠中非統洗於盥也特牲注侍盥者執器就之謂自門西就西階下非自門東執器過庭就西階下云尸至于階尸升西階也如此則經傳合門左右以爲人各言注義亦明而諸經俱可通疏言陳盥在門今尸入門左尸升不就盥故盥區中向門左就之是人與地不辨且盥於西而陳盥於東禮亦不順李如圭集釋言設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是沿誤字爲說不知門言內向外向者以人言之今經不言人入門右明言門內之右則止以地言之爲門內之西不可言門內之東士虞禮廟門外之右亦以地言之爲門外之西也

以我安

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其辭不載以下請坐推之當直云請安而已燕禮大射儀司正命賓諸公卿大夫之辭云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燕禮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放安或亦其言不主意於賓也解者謂注言不主意於賓蓋容本意或主於其所與燕者非注旨也燕禮記惟公與賓有俎注云主于燕其餘可以無俎則燕本主意於賓或有欲燕來聘之卿亦必以其來聘之大夫爲賓則是主於所與燕者而此辭言以我安則其意亦不主於所與燕者也燕禮有四有諸侯無事而燕者雖於燕命賓而實主意於公大射儀爲公祭與羣臣射雖命賓亦實主意於公故曰以我安酌君臣之分可通行之以爲禮辭使若賓當以禮退而主人以燕好之意留之蓋飲賓爲賓而文若不爲賓者以有賓不爲賓之事爲之質故曰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鄉於禮學精故能下此語疏說非也方苞析疑則云以我安卿大夫謹戒好暇難爲禮辭故言安坐行酒耳不言諸公不以煩之

然則鄉飲酒請安亦是煩之而賓辭而後許其辭煩者何也其許煩者又何也此讀書不熟說此失彼者也

酬賓賓辭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主人酬賓皆坐祭遂飲燕禮大射儀坐祭時賓辭遂卒爵是亦坐飲也賓辭者注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注意以燕禮公爲賓舉旅有立卒爵之文賓欲主人酬時立飲少減其敬主人自以君命至重坐祭坐飲必致其常敬是兩美也故繼公集說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禮不敢復煩更酌已如此急求飲者古人不應定爲禮法方氏讀之聲然有當於心中之云他處不辭坐坐飲鄭說爲非明矣教氏說長也然則他處不求坐祭坐飲之辭教說爲非益明矣鄭氏經熟也

月令民工

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閭閻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孟秋之月修宮室壞垣牆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建都邑蓋秦時役民之制與古不同注者應數暢厥旨注云舍止也因蟄蟲啓戶耕者少閒而治門戶也呂氏春秋高注以爲齊仲春厥民析少舍爲皆出在野少在都邑比古今政俗而同之然則月令何以云修閭閻寢廟畢備乎於古通而呂文室矣據少於古語爲小謂小閒止耳古人正言多少之少則謂之鮮且少在都邑語亦不辭月令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在孟夏之月

質劑期日

質入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治質劑者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注云質劑者爲之契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質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鄭以純儒不深知事變意謂質質小市若今人廢帳不足復理又以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句郊外二句野三句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是以云然王安石新義則以時久證遠或不聽以杜欺罔實不然也國中質劑不平者必十日之後尋求調成不能得始來訟市中期會不應者過期十二三日聽官其證遠不得謂之不全朝士之期乃入刑罰律者如殺盜不得過期來訟事與質劑不同朝士明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分別言之知質入所謂期者質劑中相約之期非訟期也質劑所期與國人約十日他國人約亦不過二年推度人情之常如此已足相濟蓋司市所屬置質奴婢田地貨物見錢不足先納若干一二幾數期日交割又或先受錢期日納貨注所謂下手書保物要還者與稱貸有異之傳別不拘還期者不同若豫期過遠本屬不足何須置質恐其先有互爲姦詐繼又不能以殘貨換券其理皆曲故不聽司市所謂質劑結信而止訟明質劑之期所以結信即所以止訟不必更立訟期也若如注言質奴婢十日後還者豈得以質爲過期不聽新義則誤以質劑爲傳別故安石均輸之法蘇軾上神宗書云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而多方相濟有無相通此即質劑之法安石不曉也

癸巳存稿 卷二

四六

塗樹

周禮野廬氏比道路宿息井樹周語單襄公謂列樹表道管子輕重丁輕重戊並云沐塗樹之枝無使男女相賭樹下談語超距八觀云食谷水巷墜井場園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開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無自而正矣則樹之沐枝宜知也子產治鄭桃李華街亦因鄭俗淫若陳道路不可知又無塗樹矣

禁淫

周禮野廬氏云禁野之橫行淫者修閭氏云國中禁淫者注云皆為防姦也論語云澹臺滅明行不由徑蓋懷刑君子也禮祭義篇大戴禮竹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俱云道而不徑即孝子不服闇不登危之義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窮步漢書五行志中上云邪徑敗良田

仲夏黍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注云此嘗雛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正義云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蘇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爾雅翼云爲鄭說者以爲舊黍若非新黍何得言登且冬食黍數月豈待今而後嘗按鄭說是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稱黍穀書正義引考靈曜云火昏中可種黍說文云以大暑種黍謂之黍黍以五月種七月刈五月登嘗者即嘉種也今鄭說亦有早黍曰黍麥場三四月種與麥同收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黍蓋黍而大傳云張中種黍應即此黍蘇陳留人自又別見早黍耳

景

詩衣錦娶衣禮引作衣錦向綱儀禮作景皆以禪衣明透爲義說文云景光也綱急引也景也詩曰衣錦娶衣示反古則製製如錦絲儀禮士昏禮云婿衣女從者被類繡女純衣繡褂乘車加景衣注云景今文作景背如錦繡婿亦元衣以錦爲領類繡爲領假盛服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綱應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賈疏云景不用布蓋以禪穀爲之賈說非也製爲明則必禪衣示反古則必用布其類製者則曰繡絲惟葛麻耳詩正義云葛細者繡也賈細而繡皆不用葛知昏禮景用布者男子始冠繡布冠明女子昏禮加景亦布矣婦元衣女從者類繡領則女景亦繡布也

升布

喪服傳云斬衰冠六升衰三升齊衰冠者沾功也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縗有事其布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既夕記云冠六升衰三升開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推排之當是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大功冠九升小

癸巳存稿 卷二

四七

癸巳存稿 卷二

四八

功冠十一升總冠十五升斬衰大功之衰俱抽冠升之半小功總冠則冠衰俱抽升之半五服十一等之衰與冠言縗則精粗不同言升則多少不同傳參互求之古布廣二尺二寸當今尺又三寸餘以二百四十粗縷爲經是三升也以六百稍治縷爲經是十五升抽其半

升爲八十縷縷布經三十升冠二千四百縷近人或疑之案三十升之說是也升即縷說文縷云布之八十縷爲縷史記孝景紀云令徒隸衣七縷布即縷字是五百六十縷爲粗縷也晏子春秋云十縷之布一豆之食亦即縷字是八百縷爲粗縷也縷布冠當有二十四百縷縷布密若抽其半則似今之紗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宋時縷經用六成至十五成或四十齒兩縷共一齒是八十縷爲成即升即縷也宋時十五成爲常麻布則三十升之縷布惟周時冕用之孔子亦以爲不儉孔安國以純絲易成本謂麻三十升難成也不必疑

紵

內則婦事舅姑紵紵注云紵猶結也婦人有紵示繫屬也按說文云頭飾也嬰頸飾也紵系也紵衣系也冠系亦在頸垂於下爲飾所謂冠紵雙止婦人之紵由頸交於胸所謂親結其縗也男縷亦曰紵女縷亦曰縷縷與嬰字通用荀子富貴篇云處女縷寶珠言頸飾縷珠也釋名云縷者自上而繫於頸也嬰兒者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衿之是嬰頸飾也婦人乳子者猶有縷是縷爲婦人常飾也爾雅釋器云婦人之紵謂之縷縷也注云即今之香縷也邪交絡帶繫於體郭意以緯通轉爲縷則香縷可爲香縷甚不然也縷是系但有縷垂之縷如采蘇縷維之亦縷縷東山親結其縷傳云母施於結帨即親紵其縷不應是香縷後代或繫香縷於上耳古佩草木香非必香縷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紵紵皆佩容臭注云吳香物以縷佩之爲追尊者給小使亦云別具香物縷縷上非即縷也男未冠笄紵紵皆佩容臭注云女子許嫁縷者不佩容臭以佩容臭是未笄女子之縷也知容臭佩於縷下者內則婦事舅姑列左右佩了更言紵縷未笄女子則言紵縷了更言佩容臭知容臭與縷別一物也曲禮正義言婦人縷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縷二是許嫁時縷其說非也香縷皆人之名不得以紵縷佩容臭當之許嫁時即昏禮主人親脫之縷明日夙興又著也陳祥道禮書云許嫁之縷既嫁夫脫之無所復用其言可駭士昏禮主人脫服於房亦將無所復用明日遂裸裸乎方氏云婦事舅姑紵紵在左右佩之下則謂容臭之縷是矣案子佩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幅履著綦婦佩亦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紵縷縷子言偏縷婦言飾縷未冠笄男女言紵縷皆佩容臭今以紵縷爲容臭之佩對文言之將使子佩幅履矣且容臭未笄之佩好說經曾不省視經文取害事也

玉藻元端

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聽朝皮弁以視朝以食元端而居諸侯元端以祭神冕以朝以食皮弁以聽朝注言天子朝日聽朝諸侯祭之元端端當作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正義云皮弁尊次神冕次元端聽朝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然司服元冕衣無章裳黼者亦祭羣小祀之服曾不及神

癸巳存稿 卷二

四九

冕。疑此元端是元袞。司服注云。凡冕服。元衣纁裳。典瑞祀日月在山川上。朝日又在祀日上。以爲冕祀山川上推之。朝日當袞冕。聽朝自先王廟出。亦應袞冕。上云龍袞。繼之云元端。則此元端既是元袞。不煩改字。即袞詩元袞。天子得有之也。宋方慤云。元加冕爲祭服。元加冠爲燕服。以別於下元端而居之元端。

拾取矢

古人拾矢。以紓人力。且得以餘暇爲儀。故亦拾射。登以拾級。以齊人事。不使先後異至。此制儀本意。其不爲儀。則不拾。大射儀初射。司射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注云。然者。拾取矢儀。當在再射三射。其初射。則鄉射爲有司授弓矢。此大射不言授。而總衆弓矢。極皆適次。下云初射既畢。司馬正始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以弓爲畢。既設楅。詳其文。則此時庭中無楅。次中之楅。上亦無矢。注意嫌於次中亦拾取。故云次中隱蔽處。不能設楅。無所爲拾也。經下再射取矢。云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明始拾也。云皆相決遂。執弓矢。注云。此命入次之事。明入次止相決遂。執弓矢也。云一耦出及楅。卻手覆手拾。退釋弓矢於次。脫決遂。二耦拾。亦如之。司射作射。一耦揖升。明拾在中庭。既入次。且釋弓矢。脫決遂。作射時。但決遂執弓矢。以出次中。不拾。經義最爲顯白。敖繼公者。作集說。於經不能熟。但務改正義。云次中以命讓拾。初射命取弓矢於次。下當有相決遂拾取弓矢。事文不具也。方氏因之。劫鄭云。君子不爲其冥墮行。次雖隱蔽。不應不拾。又引王昭禹言。大司馬詔諸侯以弓矢舞。此禮命三耦取弓矢有儀。欲設楅安矢於次中。而使三耦舞弓矢於隱蔽處。其言瑣細。答在務以大言說經。不肯省視經文。

說文。正。從止。一以止也。春秋傳曰。反。正爲之。皆於射用之。正者。大射儀注云。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曰正。鳥之捷點者。射之難中。以中爲善。故射取名焉。此與鶴取義同也。之者。儀禮鄉射大射。謂之之。周官服不氏亦謂之之。射人則謂之容。以皮爲之。告獲者以蔽矢。在侯之北。大射儀云。設之。西。北。十。凡。之用革。鄉射禮云。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是。設。之。不。至。侯。處。鄉。射。禮。疏。云。之。者。謂。矢。於。此。置。之。不。去。此。容。又。名。之。之。義。反。正。爲。之。則。制。字。之。義。必。兼。之。義。乃。足。反。正。者。設。正。北。面。之。亦。北。面。人。則。在。之。南。特。以。爲。容。言。射。者。當。志。正。中。正。不。當。中。之。中。之。司。射。所。命。無。射。獲。無。獲。是。也。陳。祥。道。謂。正。北。面。之。南。面。皆。向。主。人。若。之。南。面。向。主。人。則。室。北。矣。非。也。

梓人祭侯

梓人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詒汝曾孫諸侯。百福。此在周官爲政說之祭。故其辭例不諱於神。不得以大全中。鄭穉枝葉之語。辨正之也。周諸侯射。以狸首爲節。祭義載其詩。梓人祭侯。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樂。注謂逸詩。蓋四家詩。不傳其文。非不許禮記載之也。詩譜云。今無經首者。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其所以亡逸與僭存之故。顯然明白。方氏非之云。鄭既以爲逸矣。何又以梓人當之乎。是並不知逸爲何義。又云。曾孫之云。拘拘事實。古人寧屑。

爲此。周公何以用之乎。謂鄭乖刺。此則周公之過。鄭不任受矣。

安車

曲禮。大夫七十致事。不得謝。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正義云。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車。坐乘。按婦人之車。坐乘。亦有御。所謂進左手。後右手。不必是小車。婦乘必以几。尸乘必以几。則安車乘亦必以几。正義謂尸乘之几。几案在式之上。几上有幕。君以羔皮而以虎緣之。安車之几。或是乘。以升車者。若几設式上。則是立乘。不安也。又以鄭注小車爲一馬車。亦非也。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駟馬。未有命者。木車單馬。則大夫不乘單馬車。明矣。鄭注小車。若漢書車千秋得乘小車入宮殿。及後漢輿服志。小使車不立乘。即後擔子。又小車或是衣車之誤。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巾車云。安車。影面驚。總有容蓋。

旗物畫

司常。常旗。旛等。皆畫其象焉。象其事。象其號。畫即日月之屬。惟旛爲通帛。物爲雜帛。旛爲全羽。旛爲析羽。本無畫也。大司馬。辨旗物之用。各書其事。與其號。杜子春以大司馬文。讀司常之畫爲書。鄭康成以司常文。讀大司馬之書爲畫。宋鄭鑄則謂事名號不能畫。當從杜說。爲書。今求鄭康成意。以九旗別徽。則事名號即在其中。又旛旗有軍旅者。畫其象。無者。帛而已。故書爲畫。事號皆畫。以雲氣。鄭於漢末見兵車。知軍制應如此。九旗本知微。其號名。事。於日月交龍外。又別以異物圖之。所謂軍號。不在典要。日日變易。軍中自以爲約。不使敵人曉也。旗物必以畫爲別。無書事名號。繁文細字之理。鄭於司常。並不作畫。止云微。惟杜作書。鄭言書亦畫。雲氣。近方氏誤謂鄭以日月交龍爲異物。又謂鄭以司常畫爲書。以大司馬畫爲畫。反覆不定。涉誣罔矣。

蠶馬

周官馬質。禁原蠶。注云。蠶與馬同氣。再蠶傷馬。呂氏春秋。淮南子。則皆以爲殘桑。宋戴埴鼠璞云。俗以蠶神爲馬。明善疏。是同氣之驗。搜神記言。女足蠶馬皮。被卷化蠶。疑亦古說。荀子賦篇云。身女好。頭馬首。女好馬頭。故生馬皮之說。然亦可知其同氣矣。

與鳥獸言解

人能與鳥獸言。初疑是習。亦半由偏智之所得。周官夷氏。掌與鳥言。詔。掌與獸言。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疏云。左傳介葛盧來朝。注云。伯益明是術。堯舜使掌駘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列子湯問云。今東方介氏之國。數數解六畜之語。太古神聖。悉解鳥獸音聲。亦由習與鳥獸近。故能知之。亦由偏智也。論語公冶長義疏云。有論釋雜書說。公冶長聞鳥言。往南山下。食人肉。值村婦失其子。長告之。婦遂言長殺之。告村司。繫獄。長又言鳥言。城外有覆粟。驗之。果然。乃信長解鳥語。不殺人。論衡實知篇云。廣漢楊翁仲。知田間官馬及所乘塞馬語。魏志管輅傳云。郭恩家鳩言。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安德令舍。諸言。東北有婦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當至。抱朴子。李南知。